

禾马

雷恩娜

为君沉吟

内容简介

对青梅竹马的大哥哥熏
她有着浓浓情意熏
放弃自由、替他家人做牛做马熏
全是为了他。
女子的名节快毁在他手中了，
他还不懂她心思，
教她得想尽办法，
抛头露面“追夫”去。
所幸老天怜他，
不必再等待就能听到真情告白，
但她没想到他会是如此受欢迎，
光看他被爱慕者环伺，
她就忍不住醋劲大发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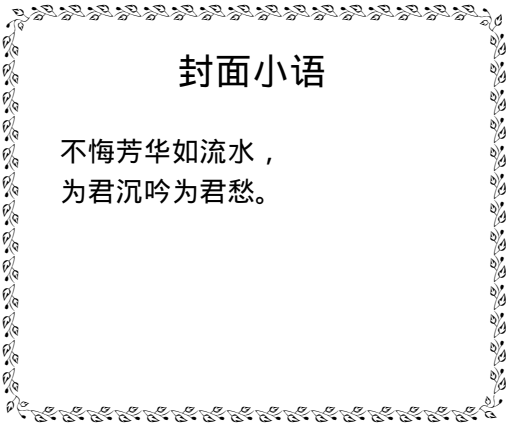
一校：

二校：

打分：

政治：

色情：



封面小语

不悔芳华如流水，
为君沉吟为君愁。

1 何生莫名愁

初春的灵秀江南，天微微蓝，棉絮般的云朵点缀其上，淡淡的暖阳还透着淡淡的寒意，是最后的一抹残冬。

放眼四面青翠，一丛丛及人腰高的茶树排列而下，如阶梯，层层占据了所有的坡地。在一片的绿油间，许多妇人埋首工作，将茶树上成熟的叶子采入竹篓里头。侧耳倾听，她们似乎哼着什么曲调，和枝头鸟鸣合成好听的旋律。

大人有自个儿的忙事，而孩子有孩子的天地。

山坡下，一名十四五岁模样的少年正舞着一套拳法。那是武家的家传绝技，该是父传子，一代代延续发扬，但五年前发生一场意外，他的双亲坠崖身亡，如今，少年仅能靠着遗留下来的《武氏拳谱》慢慢摸索。

拳劲虎虎生风，一招一式毫不含糊，他武功底子极扎实，剑眉星目，神态沉稳，那认真严峻的身影牢牢吸引住女孩的眸光。

那是个白白净净的女娃，丹凤水眸，弯弯的眉儿，

秀气的鼻梁，樱桃模样的小嘴，头上梳着两团小髻，额前散着几绺微褐的刘海。她下颚靠在双膝，蹲在一旁望着练武的少年，颊边不知何时沾上了泥，那脸蛋瞧起来既娇又憨。

此时，少年翻身一个旋踢，拳成十字，利落地变化招式。

“好啊！大郎哥好本事！”女娃忍不住喝彩，丹凤眼中满是崇拜，鼓掌又叫，“再来再来！好好看啊！”

另一端，一个男孩朝这边偷偷地匍匐前进，终于到达女孩身后，趁女孩没注意，他轻手轻脚地在她肩上放了一样东西，手还紧紧捂住嘴巴，就怕心中的窃笑跑了出来，暴露了行踪。

“嘿嘿嘿，涤心，这才叫好看哩！”见时机成熟，他猛地跳出，指着女孩的肩膀笑得像个小霸王，拉长耳朵等着听尖叫声。

一条黑黑拙拙的茶树虫，无骨的躯体在那漂亮干净的绣花背心上缓慢地扭动，瞧了让人毫无食欲——不过，没关系的，她才刚吃饱。盯住自己的巧肩，苏涤心秀眉皱了皱，小手一抬，捏起拇指和食指，“啪”的微响，将那条可怜的虫儿弹到半空，不知落到何方。

“耶？！”男孩难以置信，俊脸登时垮下，圆亮的眼跟随虫子飞去的抛物线，又调回来瞪着女娃，挫败地喊，“涤心，你真不可爱！好歹也装装模样，哪有女孩家不怕虫子的？”

“你说我不可爱?!” 涤心忽地站起，个头好小，气焰却不容忽视。现下，看大郎哥练武的事暂且被搁置一旁，她得为自个儿的“名节”战斗。

“你竟敢说我不可爱?!” 她扬声尖叫，抓起地上的泥丢去，“啪”的一声正中目标，粘在男孩脸上，见状，她拍手哈哈大笑，“泥土狗，汪汪汪，叫三声，跌入坑，坑里石头臭又硬，差点丢了一条命。”

“苏涤心！你完了！”

男孩哪里咽得下这口气，拨掉脸上的泥，正要展开一场大战，那女娃却机灵地跑进山坡茶园中，躲在茶园总管事苏泰来的背后。

“爹……” 她爱娇地喊，扯了扯男人的衣角，“涤心可不可爱？”

闻言，苏泰来由茶树叶中抬起头。他是陆府重金礼聘的种茶师傅，除帮茶树“养生治病”外，还得管理近百名的茶工，陆府的茶由采收、蒸青、捣拍焙穿，到制成茶团，全都要他亲自监督。这一待已有十个年头，娶了陆府总席厨娘为妻，生了个慧黠女儿，也算是落地生根。

苏泰来是个茶痴，终日醉心于茶树的研究和开发，他虽听见女儿的叫唤，好半晌才抓回心神，瞪住涤心的小脸，双眉皱了起来。

“你这丫头，就爱学男孩子玩泥巴，瞧瞧，都成花脸猫了。”

本要替女儿拭净，才发觉自己的手也沾了土灰，想掏出腰间的汗巾，他站起身子，就瞧见那个被泥巴击中、一脸杀气腾腾的男孩，顿时，苏泰来头一阵疼，声音不由得扬高。

“涤心！你又对二少爷做了什么了？！你、你……拿泥巴砸人？！唉，这般没规没矩，哪里像个小姑娘，将来长大，看哪户人家敢要你！我的老天爷——耶！”他忽然停了口，双眼往下瞧。

一团泥巴飞了过来，目标锁定小女孩，可惜技术不好失了准头，硬生生砸在苏泰来的胸前。

那个男孩，陆阳，正是苏泰来口中的二少爷，他扼腕地跺脚，懊恼叫着：“苏管事，麻烦你退后些，泥巴没长眼，若再砸中了你，那可过意不去了。”

他弯身又揉了一团泥，涤心意识到状况危急，连阿爹也教她拖下水，她脑筋转得飞快，小小身子又风也似的冲下坡，赶在陆阳发动攻击之前，助跑外加弹跳，整个人扑进刚刚收拳回势的少年怀中。

“怎么了？”武尘反射性地接住女孩，淡淡拧眉，欲拉下缠在颈后的小手，不想一身的汗弄污了女孩家的馨香。

“大郎哥……”软软嫩嫩的娇声响起，涤心不放手，小腿顺势圈在少年腰间，丝毫不在意那淌满汗珠的裸胸，她楚楚可怜的笑，接着怯怯地说，“有人欺负涤心，大郎哥，救我。”先下手为强，阿爹保不住她没

关系，她还有更硬的后台。

“阿阳！”武尘任由女孩亲近，凌眼瞄向那个现行犯，声音不怒而威。他的身份十分特殊。陆、武两家原是世交，无奈武氏夫妇双亡，独留孤子，陆家老爷高义，全权处理丧事之后，将年仅十岁的武尘带回，收为义子且视如己出。

“大哥，是涤心先惹我的！”陆阳大喊冤枉。对这位兄长，陆阳真是又敬又畏，爹娘早管不住他，可每每犯了错，只要武尘一个瞪，他就不争气地腿软。

“是你、是你！你捉虫子吓我！”

陆阳没好气地睨着她：“请问你被吓到了吗？别跟我说是，我可是亲眼目睹了你如何谋杀那条小虫子。”

“我、我——”涤心嘟着嘴。她的确没受惊吓，但并不表示她不怕虫儿，因为那是只茶树虫，她天天在茶园里玩，早已司空见惯，若今几个换成别的毛毛虫，陆阳肯定听得到期待的尖叫声。

“臭阿阳，我不理你，涤心只要跟大郎哥好。”她说着，头埋进武尘的颈窝。

“骂我臭？！你也香不到哪儿去，你是臭丫头，苏管事说得好，你这么野，将来看谁敢要你！”

“我要大郎哥。”涤心笑容可掬，天真烂漫地对住少年的眼，直接便问，“大郎哥，你要不要涤心？”

武尘不说话，半强迫地推离女孩软馥的身子，待她站定脚步，才掏出腰巾帮她擦脸，动作熟练而温柔，

仿佛重复过无数回。

“涤心待在陆府，哪里都不去。”涤心仰着小脸，心中并不沮丧，因为大郎哥不回话就是默认了，她如是想。

“不会吧！”陆阳忍不住大叫。他和涤心似乎从开口学会说话，便无一日不斗嘴，“哪里都不去，莫非要咱们养你一辈子？除非——”黑黝黝的眼珠转了转，他卖着关子吸引了女孩的注意，咧开洁白整齐的牙，缓缓地笑了。

“你嫁给咱们家做媳妇儿。”

你嫁给咱们家做媳妇儿……

猛地一震，退温的酒汁溅湿衣袖，染上大片酒渍，武尘回过神，清瞿俊容压抑着莫名的忧郁，在这独处时分，那些暗藏的、暧昧未明的心绪咬破了表相，不再心如止水，涟漪层层延伸，荡漾着整个心湖。

记忆是一种奇特的本能，以为遗忘了的某些片段，其实它蛰伏在最深的底处，成为灵魂的暗流。

三笑楼上，他习惯地倚栏而坐，放下洒空的酒杯，秋风徜徉，萧瑟气味中夹带着醇酒浓香，一冷一热，心绪不冷不热。

伸手再次为自己斟酒，避无可避地，桌上那摊开的纸张映入眼帘。是义母遣人快马加鞭送来的家书。缓缓吸气，缓缓呼气，武尘试着排遣胸口莫名的闷疼。并非首回如此，但在得知信中消息后，这次的状况来

得又快又疾，心脏如受重捶，沉入无边无底的漩涡。

陆阳大喜，义母书信催他返家，他虽是义兄，但与陆阳自小感情便深，他身为大哥，该要为弟弟高兴欢欣才是，他到底怎么了？

武尘拧紧双眉，突地撇开脸，将视线调离，落在远远天际那抹嫣红朦胧的西川锦霞上。可以不看，却无法不想，思绪有自主的权利，他阻止不了，恍惚间又受其侵夺，他跌入另一段过往……

“涤心这丫头愈长愈标致，人美心又好，苏管事可真是好福气呢！”

“可不是，现下，她帮着陆府做事，顶替了她爹，茶园大大小小的事全得由她打理，管茶可不是件好玩的事，瞧她瘦瘦弱弱的，手段却不含糊。”

“唉……可惜涤心是个姑娘家，这般抛头露面、光顾着陆府的生意，只怕要耽误青春，若涤心嫁了出去，那陆家怎么办？要从哪儿请来种茶师傅？这满山满谷的产业叫谁打理啊？”

“所以啰，正因如此，陆家是绝不会放涤心走的。”

“这怎么成？难道要涤心守着茶园过一辈子啊，夫人才不会这么没良心。”

“唉唉，可以两全其美嘛。只要涤心嫁进陆家，名正言顺当了陆家少夫人，届时，不就什么难题都解决了？”

四年前在陆府茶园，两名采茶工人的对话无意间

教他听闻。

那年陆府发生了不少事。陆老爷因病逝世，陆夫人生意经懂得不少，种茶却一窍不通，陆阳考中武状元，只醉心武学，再有，陆家将名下一座山头送给苏泰来夫妇，他带着厨娘妻子结庐山林，从此过着心所向往的悠闲日子。

正因这些事，涤心走不开，她不再自由，正式担下管事的职务。所谓虎父无犬子，苏泰来的本事，涤心尽得其能，所以，陆府茶园那些大小大小、可大可小、不大不小的事，就一件件落在她的肩头了。

涤心嫁进陆家似乎早在预料之中，每个人都这么认为。

武尘双眉又是一拧，然后慢慢松开。就连他自己，也这么认定着……小小女孩终会长大，与陆阳是天造地设的一对……一切都淡淡的，眉心留下的皱折、嘴边上扬的嘲讽、眼底若隐若现的情怀，皆这般淡然，他可以做到，可以笑看着他们，给予诚挚的祝福。

他可以。

“四爷？”门边，一名伙计装扮的属下恭敬立着。

武尘侧过半边俊颜，微微颌首，示意那人开口。

“明日阎王寨聚会，四爷要独自回去，抑或三笑楼停业一日，让兄弟们跟随……”韩林顿了顿，语调变得迟缓，“职责之因，为追踪和搜寻消息，探子队的兄弟们长时间在外，有好段日子不曾回寨，未见家人一

面——”

“明日起，三笑楼连休五日，待会儿得空，要人写告示贴上。”武尘打断他的话，笑了笑，神情有淡化的落寞，“五日够了吧？让兄弟们全都回去，一个也不许留下。另外，上回寨子交代下来的任务已有眉目，你替我传个口信给寨中兄弟，该说什么我毋需赘言，你定也清楚。”

一会儿，韩林才消化了他的话，怔问：“四爷不回寨？”

“你向来是我的左右手，你办事，我自可安心。”他爽朗大笑。

韩林搔搔后脑勺，受了称赞有些不自在，含糊地说：“我把这事告诉大伙去……喔，对了！”他急急又折了回来，“四爷，那告示要怎生书写？这么多天不开张，总该扯个理由出来应付应付。”

笑意尚在唇边，眼底一抹突生的抑郁，武尘不假思索便说：“就写……嫁娶大喜。”

谁嫁？谁娶？总要有个主角，写得这么模糊，待五日后开门营业，那些镇日无事、闲爱磕牙的老顾客定会追根究底，届时，从哪儿生出一对新人？韩林尽管心里头纳闷，却聪明地不再多问，反正先做再说，至于细节部分，他自个儿再慢慢斟酌。

没再理会他人，武尘为自己斟一杯酒，仰首饮尽，动作优雅闲定，是他一贯的气势。

一个嫁、一个娶，喜上加喜，此等大事，为人兄长怎能缺席？！

明日，他亦要与家人相聚。



杭州西湖畔，一栋宅第临湖而建，以石材为墙雕出吉祥图样，将大宅环起，由镂刻的空隙中瞧去，前院花木修剪完善，石板路上，两名仆役执帚扫着落叶。

男子浅意识敛起缰绳，缓下马步，在金穗秋阳与湖面波光中注视着这栋大宅，半晌，他跨下马背，稳稳地举步踱去。

朱红大门敞开，门外好生喧闹。聚集了不少人，红丝帽、金线滚边的长袍衣衫，十个有九个是胖大身躯，一脸精明的商贾本色。两旁看门的仆役老僧入定般立着，好似见惯了这等场面，将寒暄应酬之事全权交由府内总管。

“众位老板，真是对不住，苏管事今儿个一早巡视茶园去了，不知何时才会回府，各位老板有事可以留言，若执意等候，请移驾至大厅稍坐奉茶。”寿伯圆滑地措词，笑眯着老眼，捧着一本好厚的书纸，找到空白一页写上日期，准备替人留言。

瞧眼前的阵仗，涤心丫头有得忙了。寿伯暗自叹气，想起那丫头有时为茶园生意挑灯熬夜、不自觉伏案而眠的景象，心中不舍却也无可奈何。

“又要留言？我都留了八百回啦！”一个圆滚的身躯挺了出来，是虎跑二泉舍的张老板，他走往陆府好几次，偏偏遇不上苏涤心，“我订的那批秋雀舌是要销至东洋，绝不能误了船期，苏姑娘已经说好能准时交货，可今年雨水不丰，我担心收获不如预期啊……”

“张老板请放心。”寿伯依旧笑咪咪，迅速翻查书中纪录，瞧见女子秀气的字迹，以红色墨液在逐条的留言上写明事物进度，“您那批茶货斤数齐全了，目前是炒青阶段，中秋过后，请张老板将余款数目备妥，咱们账房自会派人同您收账。”

“哎呀，钱不是问题，能如期交货，我就宽心了。”

见识到那本留言簿的功用，众人加倍争嚣，声浪此起彼落，一时间，场面乱成一团，谁的嗓门大，谁就占优势。

“沁香茶轩要五十斤的云栖龙井，六十斤碧山烟雨。”

“今年春末，快意斋同陆府下订单，也是五十斤云栖龙井和三十斤碧山烟雨，另外还要梅家坞和灵隐两处的龙井各八十斤。”

寿伯拇指沾沾口水，快速在本子上翻找，老眉稍皱：“龙井茶没问题，倒是碧山烟雨目前只采收六十斤，分别是快意斋和玉川茶坊的单子，没标明沁香茶轩啊！”

“我现在下单，六十斤全数要了，钱我可以提高三

倍。”沁香茶轩的赵老板坏了规矩，对陆府特有的碧山烟雨茶势在必得。那茶难植难培，却是吓煞人的香，已被列为当朝贡茶。

不等寿伯开口拒绝，好几个肥硕大臀默契十足，朝同一目标用力一挤，那赵老板莫名其妙被弹出五尺外，脸朝地，吃了满嘴灰。

生意往来，寿伯不愿得罪人，想瞧那赵老板跌得重不重，尚未踏出一步，十来双手同时扯住他的衣衫，又是一阵七嘴八舌，他只得一面听，一面翻本子，还得一面躲避口水，待得送走最后某家的老板，都已正午时分。

“天啊，一早就这么过啦！唉，愈老愈不中用了……”简直折腾他这把老骨头。寿伯捶着僵硬的肩，伸伸腰干，老眼瞥了瞥两边无所事事的看门仆役，不是滋味地嚷，“站直！打起精神！见了人要会招呼，咱们是做生意的，多少得懂些手腕，你们两个愣头儿……”

“寿伯。”

“该学的东西有十牛车那么多哩，再不麻利些，怎么攒钱娶媳妇？”他念得正兴头，听不见身后的叫唤。

“寿伯。”声量微放，沉稳传来。

“欸，老板有何贵事？”

寿伯边回应，边转身，表情如川剧变脸，眨着一双眯眯笑的眼，待瞧清眼前人，有短暂的错愕，然后，

真诚的笑意与惊喜迅速在脸上扩张。

“大少爷！”



“二少爷在城郊购置了新宅，不挺华丽，那练武场却占了三分之一，您知道的，他个性大刺刺的，喜事将近，也不懂得布置宅第，老夫人不放心，一早就过去探望了。”寿伯接过下人端来的托盘，将瓷杯放在武尘桌前。

“义母这几日不是身体微恙吗？怎么又去操劳这些？”武尘眉淡拢。

“身体微恙？”寿伯一脸莫名。

淡淡扯动嘴角，武尘不再追问，已清楚家书中义母那段自怜自艾的话语，仅是想催他早日返家所使的小小手段。掀开杯盖，细瓷相触发出温润声响，一阵清香扑鼻，是龙井茶配虎跑泉，他啜了一口。

小截蓝皮露出寿伯的襟口，他胸前塞得鼓涨，是那本宝贝留言簿。

“府里向来这么忙吗？”武尘问，视线投向偏厅那端满座的人潮。

寿伯长叹：“涤心丫头对茶树懂得多，更有做生意的天分，她脑筋动得快，手腕也高，陆家茶在她手上像是被吹仙气似的，钱财滚滚来，赔掉的是她的身子，唉……那些商贾，一个个坚持要见她本人，我能帮的

有限……”

武尘心一沉，泛着清楚的酸疼，半晌才说：“她镇日忙碌，但成亲毕竟是大事，总该为自己添些行头。”

“添行头？”寿伯又是莫名，待问明白，外头突然响起骚动，极熟悉的骚动，“耶，天要落红雨了，太阳还没下山呢，那丫头竟回府了。”

压抑不规则的心跳，武尘步至廊下，发现原在偏厅等候的人群将一名女子团团包围，他瞧不完整她的人，嘈杂中，她的声音清脆如珠，轻易教人捕捉。

“每盅茶二厘，马先生上回提这建议，我瞧是可行的，下等茶卖这价格，薄利多销，什么人都喝得起……”一只素手持笔，在某人递来的书件上刷刷写字，小小头颅偏向一旁，好似听谁说话。

武尘听见她的笑声，爽朗英气。

“王师傅好本事，连这事也教您知晓，那炒青是新法，涤心也是在研究阶段，炒时，茶要少，火要猛，以手炒令其软净，接着略用手揉之，去掉焦梗。王师傅若有兴趣，可拨空走一趟咱们在狮峰的制茶场。”手没停，在连番递来的文书上签写，偶尔停笔，听见她说，“这个价不对，我不能签的，请回去同你们主子说清楚，我与他议的原价不是这样。”

她工作的效率十分惊人，不到半炷香时间，已在前院解决大部分的公事，骚动渐渐平息，还有两名中年男子尚未离去，看来是重要的事欲同涤心商谈。

“涤心姑娘，陆府的碧山烟雨既为贡茶，就断然不可贩卖，那是皇帝老子唱的茶，咱们再有钱也只一颗脑袋，朝廷若怪罪下来，该如何是好？”

“李叔叔不必担忧，涤心有应对的方法。”她微笑着，“当作贡茶的碧山烟雨让我入了龙脑香料，压成许多小花，铸制成龙团凤饼，样子吉祥富贵，味道却偏离真味，但宫中的人偏偏喜欢……”她耸了耸巧肩，眉眼间有股捉弄的顽皮，“唔……咱们辛辛苦苦种的茶，皇帝能喝，百姓没理由不行。”

“江南茶业一向以陆府茶马首是瞻，咱们是怕东窗事发。”另一名中年男子抚着短须，亦有愁色，“要不，把陆府贩售的碧山烟雨改个名字，你瞧如何？”

涤心没立即回答，小小步伐跨上偏厅的石板阶，突然感受到两道温暖的光芒，她不懂，下意识半转身子，她瞧见武尘立在廊檐下、倚柱抱胸的身影。

他看到她了，整个的她，同时沉缅在那朵如花的微笑中，他报以相等的笑。

涤心主动走去，双眸因愉悦眯成可爱的弯度，停驻在武尘面前，她端详着他脸上熟悉的温文和五官，笑开红唇、露出贝齿，接着，她又主动亲近拉住他的手。

“大郎哥。”

武尘表情平稳，目光下移，让她挂在胸前的东西吸引。